

新修慶陽府志卷之四十

傳下

傅宏之傳

南宋史

傅宏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也傅氏舊屬靈州漢末失土寄馮翊置富平泥陽二縣廢靈州故傅氏悉屬泥陽晉武帝太康三年復立靈州縣傅氏還屬靈州宏之高祖祇晉司徒後封靈州公不欲封本縣故祇一門還屬泥陽曾祖暢秘書丞沒石勒生子洪晉穆帝永和中石氏亂渡江洪生梁州刺史韶韶生宏之與扶風太守沈田之等七軍自武關入宏之素習騎乘於洮泓馳道內戲馬甚有姿制羌胡觀者數千人並歎稱善留為桂陽公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一

義真雍州中從事及義真東歸赫連敦敦傾國追躡於青泥大戰宏之躬貫甲冑氣貫三軍軍敗陷沒不為之屈時天大寒裸宏之宏之叫罵見殺

論曰自晉室播遷來宅楊越關邊遙阻汧隴遐荒區甸分其內外山河判其表裡桓温一代英人志移晉室自非兵屈爵上戰勗枋頭則光宅之運中年允集宋武帝崛起布衣非籍人譽一旦驅率烏合奄興霸緒功雖有餘而德猶未洽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承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故湏外積武功以收人望及金墉請吏元勳既立心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跨功桓氏取高昔人方復觀兵崤渭陳師天嶮及靈威薄震

重関自 故知英美所包先勝而後戰也傳宏之等以歸衆難固之情逢英勇乘機之運以致顛陷為不幸矣

### 王忠植傳

宋史

王忠植太行義士也一云寧州人紹宗九年取石州等十一郡授武

功大夫華州觀察統制河東忠義軍馬遂知代州尋落階官為建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廟都指揮使河東經畧安撫使明年金人圍慶陽急帥臣宋萬年乘城拒守會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使拜詔忠植曰本朝詔則拜金國詔則不拜惟清械詣其右副元師撒維昌不能屈使甲士詣慶陽城下諭使降忠植大呼

### 慶陽府志

#### 卷之四十

藝文

二

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為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忠植即死城下撒離曷怒之忠植披襟大呼曰當速殺我遂遇害世將上其事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家十人

### 李彥仙傳

宋史

彥仙字少嚴初名李忠寧州彭原人徙鞏州有大志所交皆豪俠士嫻騎射家極邊每出必陰察山川形勢或矚敵人縱收取其善馬以歸常為种師中部曲入雲中獲首級補校尉靖康元年金人犯境郡縣募兵勤王遂率士應募補承節郎李綱宣撫兩河上言綱不知兵恐誤國書聞下有司追捕乃亡去易名

彥仙以效用從河東軍謀金人還復補校尉河東陷彥仙拔歸道出陝以兵事見守臣李彌大彌大與語壯之留為裨將戢殺澠間金人再入犯汴永興帥范致虛合兵西入援彥仙說曰殺澠道隘難以衆進不若分兵而前留其半於陝可為後圖致虛怒其沮衆罷遣之師至千秋府果敗官吏皆遁時彥仙為石壕尉堅守三黻民爭依之下令曰尉異縣人非如汝室墓於是今尉為汝守若不悉力金人將尸汝於市衆皆奮金人攻三黻彥仙戰佯北金人追之伏發掩殺千計分兵四出下五十餘壁初金人得陝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彥仙陰遣士側其間金人不覺乃引兵攻其南郭夜潛師薄東北隅所納士內應譟而入復陝州乘勝渡河列柵中條諸山旁郡邑皆響附分遣邵雲等下絳解諸邑吏行文書請州印章彥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事聞上謂輔臣曰近知彥仙與金人戰再三獲勝朕喜而不寐即命知陝州兼安撫使遷武節郎閣門宣贊舍人彥仙蒐軍實增陣濬湟益為戰守備盡取家屬以來曰吾以家殉國與城俱存亡聞者感服邵興在神稷山以其衆來願受節制彥仙辟興統領河北忠義軍馬屯三門後賴其力復虢州金將烏魯撒拔再攻陝彥仙極力禦之金人技窮而去三年婁宿悉兵自滿鮮大入彥仙伏兵中條山擊之金兵大潰婁宿僅以身免授右武大夫寧州觀察使兼同虢州制置彥仙度金人必併力

攻即遣人詣宣撫使張浚求三千騎俟金人攻陝即空城渡河  
北趨晉絳并汾擣其心腹金人必自救乃繇嵐石西渡河道  
延以歸浚貽書勸彥仙空城清野據險保聚俟隙而動彥仙不  
從婁宿率叛將折可求衆號十萬來攻分其軍為十正以月旦  
為始日輪一軍攻城聚十軍併攻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  
平常登譙門大作技樂潛使人縋而出焚其攻具金人愕而卻  
食盡煮豆以啖其下而取汁自飲至是亦盡告急於浚浚間道  
以金帛使犒其軍檄都統制曲端涇原兵來援端素疾彥仙出  
已上無出兵意浚幕官謝昇言於浚曰金旦暮下陝則全據黃  
河且窺蜀矣浚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裨將邵雲呂圓登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四

楊伯孫自外來援間閔傷僕僅有耆彥仙曰與金人戰將士未  
嘗解甲婁宿雅奇彥仙才嘗陷以河南兵馬元帥彥仙斬其使  
至是使人呼曰即降昇以前秩彥仙曰吾寧為宋鬼安用汝富  
命疆弩一發斃之設貫鈎索曰鈎取金人春斬城上殺傷相當  
守陣者傷夷日盡金益兵急攻城陷彥仙率衆巷戰矢集身如  
蝟在臂中刃不斷戰愈力金人惜其才以重賞募人生致之彥  
仙易敝衣走渡河曰吾不可以身受敵人之刃既而聞金人縱  
兵屠掠曰金人所以甘心此城以我堅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  
復生乎遂投河死年三十六金人害其家惟弟夔子毅得免浚  
承制贈彥仙彰武軍節度使建廟商州號忠烈官其子給宅一

區田五頃紹興九年宣撫使周聿請即陝州立廟名義烈後以商陝與金人徙其廟閬州乾道八年易謚忠威彥仙頎而長面嚴厲不可犯以信義治陝犯今者雖貴不貸以其下同甘共苦故士樂為其用有籌畧善應變嘗畧地至青澗遇金人衆愕貽彥仙依山植疑幟徐據柳林解甲自如金人疑有伏引去彥仙追襲於隘躡死相枕閔以東皆下陝獨存金人必欲下陝然後併力西向彥仙以孤城扼其衝再踰年大小二百戰金人不得西至城陷民無二心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金人哭李觀察不絕金人怒屠其城全陝遂沒裨將邵雲呂圓登朱炎賈何閔平趙成皆死並贈官祿其家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五

張吉傳

宋史

張吉者慶州卒也為淮安鎮守烽夏人寇東谷掠得之脅以兵使呼城中曰淮安諸岩已破宜速降吉反其辭曰努力諸皆無虞賊糧盡且去矣毋庸降賊恕害之詔贈內殿崇班又錄其子

王庶傳

宋史

王庶字子尚慶陽人崇寧五年舉進士第改秩知涇州保定縣以种師道薦通判懷德軍契丹為金人所破舉燕雲地求援詔師道受降庶謂師道曰國家與遼人百年之好今坐視其敗亡不能救乃利其土地無乃基女直之禍乎不聽宣和七年金果入寇太宰李邦彥夜召庶問計庶曰宿將無如种道師且夷虜

畏服宜付以西兵使之入援邦彥以語蔡攸攸不然以度為陝西運判兼制置解鹽事彊事益棘欽宗欲幸襄鄧先命席益為京西安撫使益求度自副高宗即位除直龍圖閣鄜延經略使兼知延安府累立戰功進集賢殿修撰陞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先是河東經制使王瓌既遁歸東京留守宗澤承制以度權陝西制置使會宸諭使謝亮入閔度移書曰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患大而迫秋高必大舉盍杖節率兵舉義驅遂渡河徐圖恢復亮不能從金人大入度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乘兵渡河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關秦隴皆震度傳檄諸路會期討賊涇源統制曲端雅不欲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六

屬度以未受命辭居數日告身至又辭金人知端與度不協併兵寇鄜延度在坊州聞之夜趨鄜延以遏其衝金人詭道陷丹州州界鄜延之間度乃自當延安路時端盡統涇原勁兵度屢督其進端訖不行遂陷延安語在端傳初度聞圍急自收散亡往援觀察使王瓌亦將所部發興元度至甘泉而延安已不守既無所歸遂以軍付瓌而自將百騎馳至襄樂勞軍尚倚端為助度至端令每門減從騎之半比至帳下僅數騎端厲聲問度延安失守狀且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為天子愛城乎度曰吾令數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謀即軍中斬度而奪其兵乃夜走寧州見謝亮曰延安五路襟喉今既失矣春秋大夫出疆之義

得以專之請誅庶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而擅誅於外是跋扈也公則自為之端沮而歸乃奪庶節制使印又拘縻其官屬會詔庶守京兆庶先以失律自劾得罷丁內艱自張浚自富平敗歸始思庶及端之言可用乃并召之庶地近先至力陳撫秦保蜀之策勸沒收熙河秦鳳之兵扼關隴以為後圖浚不納求終制不許乃版受叅議官浚念端與庶必不相容端未至但復其官移恭州庶因謂浚曰端有反心浚亦畏端得士始有殺端意矣語在端傳紹興五年起復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庶以士卒單寡籍興洋諸邑及三泉縣強壯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號義士日閱於縣月閱於州厚犒之不半年有兵數萬浚言於朝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七

陞徽猷閣直學士有讒於浚者徙庶知成都改嘉州明年浚劾庶輕率傾險落職奉祠尋起知遂寧固避得請六年除湖北安撫使知鄂州趨闕上因燕見庶言陛下欲保江南無所事如曰紹復大業都荆為可荆州左吳右蜀利盡南海前臨江漢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羽者也上大異之復顯謨閣待制知荆南府湖北經畧安撫使又復直學士七年十月以兵部侍郎召明年春入對上曰召卿之日張浚已去趙鼎未來此朕親擢非有左右之助庶頓首謝因奏恢復之功十年未立其失在偏聽在欲速在輕爵賞是非邪正混淆誠能賞功罰罪其誰不服昔漢光武以兵取天下不以不急奪其費不知兵者

不可以言兵又口陳手畫秦蜀利害上大喜即日遷本部尚書  
閱月拜樞密副使議者氣遣重臣行邊遂命度措置江淮邊防  
京湖宣撫使岳飛聞度行邊遣書曰今歲若不出師能納節請  
閒度壯之度還朝論金人變詐自渝海上之盟因及飛納節之  
語當是時秦檜再相以和戎為事金使烏陵思謀至詔趣度  
度力詆和議乞誅金使其言甚切金又遣蕭通古來許割地還  
梓宮歸太后度曰和議之事臣所不知凡七疏乞免官乃以資  
政殿學士知潭州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劾度本趙鼎所欺君  
山度罷歸至九江被命奪職徙家居焉十三年御史胡汝明  
論度譏訕朝政責響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至貶所卒孝宗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八

思度言追復其官謚敏節子六人奇乾道中之知樞密院事

朶兒赤傳

元史

朶兒赤字道明西夏寧州人父斡扎篋世掌其國史初守西涼  
率父老以城降太祖有旨副撒都魯為中興路管民官國兵西  
征運餉不絕無毫髮私時號曰滿朝清世祖即位斡扎篋寢病  
卒遺奏因高智耀以進請名爵節財用帝嘉納焉朶兒赤年  
十五通古註論語孟子尚書帝以西寧子弟多俊逸欲試用之  
召見於香閣帝曰朕聞儒者多嘉言朶兒赤奏曰陛下聖明仁  
智奄有四海唯當親君子遠小人爾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小人  
而亡者惟陛下察焉帝曰朕於廷臣有戇直忠言未嘗不悅而

受之違忤者亦未嘗加罪蓋欲養忠直而退諛佞也汝言甚合朕意因問欲何仕對曰西夏營田實占正軍倘有調用則又妨耕作土瘠野曠十未墾一南軍屯聚以來子弟蕃息稍衆若以其成丁者別編入籍以實屯力則地利多而兵有餘矣請為其總管以盡指畫帝可之乃授中興路總管至官錄其子弟之壯者懇由塞黃河九口開其三流凡三載賦額增倍就轉營田使秩滿入覲帝大悅陞潼川府尹時公府無錄田朶兒赤乃以官曠地給民視秩分畝而薄其稅潼川仕者有祿自此始未幾臺臣為奏雲南廉訪副使時雲南諸蠻叛僚佐悉稱故而去朶赤兒獨居守又八月省臣大懼歸符印欲遁朶兒赤乃白於梁王得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九

檄而後出山南廉訪副使未幾復調雲南廉訪使會行省丞相帖木迭兒貪擅暴誅殺羅織安撫使法花魯丁將置於極刑朶兒赤謂之曰生殺之柄繫於天子汝以方面之臣而專殺意將何為小民犯法且必審覆况朝廷之臣也法花魯丁竟獲免尋復其官焚夷與蠻相讐殺時省臣受賄助其報仇乃詐奏變叛起兵殺良民朶兒赤奏劾竟廢之年六十二卒於官子仁通為雲南省理問天歷二年三月雲南諸王與萬戶伯忽等叛仁通卒官軍抗之歿於陣

景清傳

明史

景清本耿姓訛景正寧人儻尚大節讀書一過不忘洪武中

進士授編修改御史三十年春召見命署僉都御史以奏疏  
字誤懷印更改為給事中所劾下詔獄尋宥之詔巡察川陝私  
茶除金華知府建文初為北平叅議燕王與語言論明晰大稱  
賞再遷御史大夫燕師入諸臣死者甚衆清素預密謀且約孝  
孺等同殉國至是獨詣闕自歸成祖命仍其官委蛇班行者久  
之一日早朝清衣緋懷刃入先是日者奏異星犯帝座甚急成  
祖故疑清及朝清獨著衣緋命挾之得所藏刃詰責清奮起曰欲  
為故主報仇耳成祖怒磔死族之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  
抄村里為墟 金川門之啟御史連楹叩馬欲行刺被殺屍植  
不仆楹襄垣人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十

李夢陽

明史

夢陽字獻吉慶陽人父正官周王府教授徙居開封母夢日墜  
懷而生故名夢陽宏治六年舉陝西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  
戶部主事遷郎中權閔格勢要搆下獄得釋十八年應詔上書  
陳二病三害六漸凡五千餘言極論得失未言壽寧侯張鶴齡  
招納無賴罔利賊民勢如翼虎鶴齡奏辨摘疏中陛下厚張氏  
誣夢陽訕母后為張罪氏當斬時皇后有寵后母金夫人泣訴  
帝帝不得已繫夢陽錦衣衛獄尋宥出奪俸金夫人訴不已帝  
弗聽召鶴齡問處切責之鶴齡免冠叩頭乃已左右知帝護夢  
陽請毋重罪而予以洩金夫人 帝又許不謂尚書劉大夏

曰若輩欲以杖斃夢陽耳吾寧殺直臣快左右心乎他日夢陽途遇壽寧侯詈之擊以馬箠墜二齒壽寧侯不敢校也李宗武宗立劉瑾等八虎用事尚書韓文與其僚語及而注夢陽進曰公大臣何泣也文曰奈何曰言官劾羣閹臣持具章甚力公誠率諸大臣伏闕爭閣臣必應之去若輩易耳文曰善屬夢陽屬草會語洩文等皆遂去瑾深憾之矯旨謫山西布政司經歷勒致仕既而瑾復撫他事下夢陽獄將殺之康海為說瑾乃免瑾誅起故官遷江西提學副使令田副使屬總督夢陽與相抗總督陳經惡之監司正日會揖巡按史夢陽又不往揖且勅諸生毋謁上官即謁長揖毋跪御史江萬實亦惡夢陽准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十一

王府校與諸生爭夢陽答校王怒奏之下御史按治夢陽恐萬王府校與諸生爭夢陽答校王怒奏之下御史按治夢陽恐萬實右王訐萬實詔下總督金行勸金檄布政使鄭岳勸之夢陽偽撰萬實劾金疏以激怒金並構岳子云通賄事寧王宸豪者浮慕夢陽嘗請撰陽春書院記又惡岳乃助夢陽劾岳萬實復奏夢短及偽為奏章事參政吳廷舉亦與夢陽有隙上疏論其侵官不俟命徑去詔遣大理卿燕忠往鞠詔夢陽羈廣信獄諸生萬餘為訟冤不聽刻夢陽陵轍同列挾制上官遂以冠帶閒住去亦褫岳職謫戍云奪廷舉俸夢陽既家居益斲弛負氣治園池招賓客日從俠少射獵繁臺晉邱間自號空同子名震海內宸毫反誅御史周宣劾夢陽黨逆被逮大學士楊廷和

尚書林俊力救之坐前作書院記削籍頃之卒子枝進士夢陽才思雄鷲卓然以復古自命宏治時宰相李東陽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夢陽獨譏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與何景明徐真卿邊貢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康海王九思等號十才子又與景明真卿貢海九思王廷相號七才子子皆卑視一世而夢陽尤其吳人黃省曾越人周祚千里致書願為弟子迨嘉靖朝李攀龍王世貞出復奉以為宗天下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華州王维真以為七言律自杜甫以後善用頓挫倒插之法惟夢陽一人而後有譏夢陽詩文者則謂其模擬剽竊得史遷少陵之似而失真云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十二

張驥傳

明史

張驥字仲德安化人永樂中舉於鄉入國學宣德初授御史出按江西慮囚福建有仁廉聲正統八年吏部尚書王直等應詔博舉廷臣公廉有學行者驥與焉遷大理右寺丞巡撫山東先是濟南設撫民官專撫流民後反為民擾驥奏罷之俗遇旱輒代新塋塚墓殘其肢體以為旱所由致名曰打旱骨椿以驥言禁絕還朝進右少卿已命巡視濟寧至淮揚民饑驥立法捕蝗停不急務蠲逋發廩民賴以濟十三年冬巡撫浙江初慶元人葉宗留與麗水陳鑑胡聚眾盜福建寶豐諸銀礦已而羣盜自相殺遂為亂九年七月福建參議竺淵往捕被執死宗留僭稱王

時福建鄧茂七亦聚衆及勢甚張宗留 胡附之流剽浙江江西福建境上叅議耿定僉事王晟及都督僉事陳榮指揮劉真都指揮吳鋼龔禮永豐知縣鄧顥前後敗歿遂昌賊蘇牙俞伯通剽蘭溪又與相應遠近震動驥至遣金華知府石瑁擊斬牙等撫定其餘党鑑胡方以爭忿殺宗留專其政自稱大王國號太平建元泰定偽署將帥圍處州分掠武義松陽龍泉永康義烏東洋浦江諸縣未幾茂七死鑑胡勢孤驥命麗水丞丁寧率老人王世昌等齎榜入賊巢招之鑑胡遂偕其黨出降惟陶得二不就撫殺使者入山為亂如故時十四年四月也驥既招降鑑胡而別賊蘇記養<sup>等</sup>掠金華亦為官軍所獲賊勢乃益衰其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十三

秋景帝嗣位召驥還卒於道驥所至咸有建樹山東兩浙民久而思之鑑胡至京帝宥不誅更遇赦釋留守衛軍也先入犯鑑胡乘間亡被獲伏誅竺淵奉化人耿定和州人王晟鄆城人鄧顥樂昌人俱進士顥兵潰被執不屈死詔為營葬淵等贈官錄一子

呂經傳

明 史

呂經字道夫陝西寧州人正德三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九年乾清宮災經上疏極論義子番僧邊帥之害屢遷吏科都給事中復極論馬昂女弟入宮事又劾方面最貪暴者四人羣小咸惡遂謫蒲州同知又以事忤中官黃玉誤劾繫獄世宗即位擢

山東叅政嘉靖十三年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故事每軍一佐以餘丁三每馬一給牧地五十畝經損餘丁之二編入均徭冊盡收牧地還官又役軍築邊牆督趣過當諸軍詣經乞罷役都指揮劉尚德叱之不退經呼左右榜訖者卒遂爭毆尚德經竄花馬寺幽室中亂卒毀府門大均徭冊搜得經裂其冠裳幽之都司署帝詔經還朝都指揮袁璘將尅諸軍草價為辦裝卒復執經裸而寘之獄雪辱之脅鎮守中官王純等奏經十一罪侍郎黃宗明言前者遼陽之變生於有激今重賦苛徭悉已釐正廣寧復變又誰激之法不宜復赦請令新撫臣韓邦奇勒兵壓境揚聲討罪取其首惡用振國威不得專事姑息帝不從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十四

經卒被逮詔下獄謫戍茂州數年釋還隆慶初復官卒

麻信傳

明史

麻信慶陽人父永吉由庶吉士為御史終湖廣按察使以清操聞信舉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代王長子鼎渭訐父廢長立幼信劾代王無君鼎渭無父四十年疏陳納

諫爭舉枚卜補大僚登遺佚速考選數事不報已復請重武科復比試清納級汰家丁恤班操急邊餉時亦不能用遼東巡撫楊鎬請舊將李如梅以信言改用張承蔭承蔭未至而鎮遠堡曹莊相繼失事鎬皆以不實聞信兩疏劾之鎬旋引去已與孫振基等劾熊廷弼殺人媚人又言湯實尹取韓敬閔節顯然語

具振基傳尋乞假歸四十五年京察賔尹黨用事以僖倚東林  
謫山西按察知事天啟二年起兵部主事歷尚寶丞少卿改太  
常五年六月魏忠賢黨御史陳世倬劾之落職崇正初復官致  
仕家居十六年冬季李自成陷慶陽僖死之

李真傳

真卒  
名楨

明史

李真字維卿安化人隆慶五年進士除高平知縣徵授御史萬  
曆初傅應真以直言下詔獄真與同官喬巖給事中徐貞明擁  
入護視之坐謫長蘆鹽運司知事遷歸德推官禮部主事三遷  
順天府丞十八年洮河有警極言貢市非策因曆詆邊吏四失  
帝以納款二十年不當咎始事遂寢其議以右僉都御史巡府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十五

湖廣言知縣梁道凝循吏反注下考宜懲挾私者以勵其餘薦  
舉屬吏不應專友高秩下僚如趙蛟楊果者亦當顯旌之蛟果  
萬曆初以吏員超擢者也詔皆報可召為左僉都御史再遷戶  
部右侍郎即趙用賢以絕婚事被訐戶部郎中鄭材復祇之真  
駁材疏語侵其父洛材情疏祇真真遂乞休不允御史宋興祖  
請改材他部避真全大臣體乃出材南京真尋調兵部進左侍  
郎二十四年日本封貢事首輔趙志臯尚書石星俱被劾廷  
臣議戰守章悉下兵部真等言今所議惟戰守封三事封則李  
宗城雖徵楊芳亨尚在若遽議罷無論中國數百人淪於異  
我兵食未集勢難遠征宜令方亨靜俟閔白來迎則封不迎則

域而

止我以戰守為實務而相機應之且朝鮮素守禮王師所屯宜嚴禁擾掠得旨如議而疏內言志臯星當去詔詰真止令議戰守事何擅及大臣志留姑勿問志臯自是不悅真明年星得罪命真捫部事真以平壤王金釜山皆朝鮮要地請修建大城興屯開鎮且列上戰守十五策俱允行後又數上方略四川被寇真言川陝接界而松潘向無寇患者以諸番為屏蔽也自俺答西牧隴右騷然其後隴右脩嚴寇不得逞而禍乃移之川矣今諸番彊半折入於西部臣閱地圖從北界迤西間道達蜀地多不隔三舍幸層嚴疊嶂屹然天險如鎮虜堡為漳臘門戶虹橋關為松城咽喉關堡之外或嶺或崖皆可據守守阿玉嶺則不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十六

能越咂際兩窺堡守黃勝場則不敢踰塞而寇關他如橫山寡石崖尤為要害皆當急議防禦令撫鎮臣計畫以聞報可真質直方剛署事規畫頗當有欲即為尚書者志臯以故憾陰沮之而張位沈一貫雅與經畧邢玠經理 鎬通亦不真所為言真非將才惟蕭大亨堪任帝不聽其從玠鎬益無功志臯等又請罷真御史况上進劾真庸鄙帝皆不聽甘肅缺巡府真以劉敏寬名上給事楊應文言敏寬方坐事勘不當推舉帝以詰真真言前奉詔敏寬須巡撫缺用臣故舉之帝怒臣不引罪調之南京後考察南京言官拾遺及真遂命致仕久之起南京邢部尚書踰年復引疾不俟報徑歸帝怒大學士葉向高言真實

病不可深責十餘年來大臣乞休得請者百無一二李廷機趙世卿皆羈留數載疏至百餘上尚書孫丕揚李化龍又以考察軍政不下相率求去若復踵真轍實傷國體諸臣求去約有數端疾病當去被言當去不得其職當去宜曲體其情可留留之不可留則聽之帝竟奪真職閒住主事安希范上疏謂如孫鐘之清修公正李達<sup>世</sup>之練達剛明李之孤介廉方並朝廷儀表鐘世達先後去國真亦堅懷去志天下共惜諸臣不用而疑閣臣媚嫉不使竟其用也不聽希范坐斥為民真亦未幾卒

### 孟章傳

李夢陽

夢陽有弟曰孟章小字曰周張生十三歲而喪母居無何又喪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十七

父依於伯氏仲氏頃之病竟卒李子歎曰弟之死盖傷予心焉弟生而當成化辛丑其時吾家有吉慶事大置酒會其日周知府茂張指揮使堯以羊酒來賀此兩人至而吾弟產故田周張秦俗呼乳絕子為老生子故弟又呼老生子云弟生而巨口高顴骨隆隆起髮際名為伏犀七八歲時猶乳啖有氣力然矯捷善戲善打球縱幡騎竹馬羣兒莫光也弟又好舔杆擊撲蟬打蜻蜓又放風鳶父母以其奇氣時時折辱之不可下迺止後父母歿弟因而省悟始折節誦書史日記二千餘言其後弟頗好與黃冠人游其伯氏見其日與黃冠人游怒罵之曰夫吾家業詩書世有顯名焉令傳汝汝奈何弗省弟知伯氏弗已說也

於是間說之曰夫人生日劬劬勩勩何為者與是非為名與利哉夫養我者是戕我者也軒冕者桎梏我者也今釋養生之道不務乃日劬劬勩勩與名利爭是亦益速自戕爾長老有言曰上床脫屣不知生死言旦難保也晝天神仙黃白之事天下之至妙也弗汨爾之形不搖爾之精取之自盈而與事無爭是大道之程也夫儒生薄此而不為者徒以芻豢可以厚生而軒冕可以耀名也夫除豢軒冕是不可必得者也乃今汨汨以死效此非天下之大愚與伯氏曰夫予日見芻豢軒冕者於道路也而不聞有見仙者也夫仙庸其有乎弟對曰不然夫鷄鴨有翅飛不能尋丈何者其分卑也故飄飄遺世以獨者立上仙之分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十八

也今吾弟非不能力致富若貴乃亦醜其鷄鴨等伍已矣伯氏不能奪其說乃問曰夫黃白之事亦可為乎弟對曰可穹隆三足納汞首药煮之桑木之火厥候不爽而大药可成也大药成可以為黃金黃金成而可以為長生伯氏於是積桑木之薪購汞求药置鼎於前乃令弟為黃白之事弟為之踰月而药不就於是伯氏以為賣已乃大怒將笞之弟恐於是棄其妻奔京而依仲氏會仲氏如通州弟從如通州仲氏觀弟有異材於是教之以先王禮樂與仁義道德之說弟迺幡然改悟而著論以自解其略曰夫神仙者天地之大盜也夫人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者非以立爭也將以禁淫而範邪也今神仙棄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之倫不務迺自高翔遠舉以遺世絕粒此滅生之  
 道也夫束手而務滋殖而變幻金鉄欺世以盜利此導民為  
 奸者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朝饗夕飧以防踰也春耕而夏耨  
 以教勤也故教立義而民不惰夫君之立於朝也非以芻豢足  
 以悅口而軒冕足以華體也故曰治人者食於人故芻豢軒冕  
 者報功者也今一概以為戕我則必盡除天下君臣父子之倫  
 而後可是豈人情也哉弟於是不復再言神仙黃白之事顧嚶  
 嚶然曰夫六經者則譬之鳥也諸子百家者羽翼也予盡讀諸  
 子百氏以探知六經之紀然後約於道然是時弟已病不能  
 弟為兒時業自言火蒸蒸自丹田起衝腦眩迺後恒病熱卒死

也行也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十九

彼諺有之曰入田觀稼從小看大言有兆必先也由是言之弟  
 之談說仙術其亦弗祥也已矣病革時其妻抱女適自梁中  
 來弟屏之弗與語顧惟與仲氏語比卒氣充充不竭弟索火瓦  
 熨兩足已而曰冷過膝已乃出左右手令仲氏診而絕此宏治  
 唐申冬事也噫傷哉傷哉  
 李子曰死生之際可以觀人矣弟年十九而能不死於女婦手  
 此可以觀弟

邵道人傳

李夢陽

邵道人者蜀人也至慶陽年七十餘道人不欲言凡事頤指  
 色授館於鐘樓街築土披衲無晝夜露坐郡中子弟爭事道人

凡所指授諸弟子善承之善人善治病令病者張目噓氣即可活目諸弟子置飯病者前出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呪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脫不可活道人則趨出病家以死日請出指示日如其數道人<sup>正</sup>不取錢每歲自月始活一人取布尺裹衲裹完弗取也飯道人無問多少美惡道人善飯飲水冬月水道人齒間澆澆聲頃之肩踴面紅汗漉漉下予世父患脛瘍久不愈以問道人道人曰此崇也若往聘某氏謂其女陋將更聘之女慚而縊死此其崇也世父大驚伏地頓首曰柰何道人曰今遇我三日鮮矣三日瘍果瘥居十餘年忽謂諸弟子將歸諸<sub>子</sub>弟曰先生福慶之人慶之人無敢慢先生者何遽言歸也道人不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二十

應一日道人令設几三層坐其上諸弟子始悟環守之夜有登几伺其息者夜半霹靂陰陰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聞之聲諸弟子震懾伏地天明起眎則道人死矣

贊曰子不語怪則道人者何如人哉老氏

口悛悛不欲道辭急人之難斃而後已嗚呼是謂逃於墨者非耶

右傳自明史以上皆鄉望之最著者而李傳則以文錄若梁韓范其官業為尤故本傳悉載於後

狄仁傑傳

唐書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為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誥衆

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 中方與聖賢對何暇  
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叅軍為吏誣訴黜陟使問立本召  
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人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  
法曹叅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  
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叅軍鄭崇賢母老  
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  
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  
可少愧矣則相待如初每日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矣稍  
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擅  
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柏罪當 高宗詔誅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二十一

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為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  
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 杯  
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  
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我一柏殺一臣後世謂陛下何如主  
耶帝意解遂免死數日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  
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借乏賢如本立者不少  
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為羣臣戒本立抵罪繇是  
朝廷肅然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訊  
而餘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為患乃明開首原格  
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嘆其達權應遷度支郎

中帝幸汾陽宮為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元以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洒道何妬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出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頌入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一禁止凡毀千七百所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扎伍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曰 疏臣欲有所陳似為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卒惡註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因相與哭碑下因齋三日乃去至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二十二

流所亦為立碑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

傑 拒

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

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

百越王生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縊而下四面

成 蹊

奈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為功冤痛徹天如得上方斬馬劍加

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徙洛州司

馬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

汝南有善政然有階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過為臣當改

之以為無過臣之辛也譖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時大學生

謁 后 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

宜責有司尚書省決事左右丞不句杖左右丞相不判徒况天子乎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為報可則胄子數千凡幾詔耶為定令示知而已后納其言會為來俊臣所搆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即承聽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挺繫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為我引楊志柔為黨公且免死仁傑嘆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為此呼即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擢而謝守者寢弛即丐筆書帛置褚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徹絮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后遣使窺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私令德壽柞謝死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反笞死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二十三

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武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御史霍獻可以首叩殿苦爭欲必殺仁傑等乃貶仁傑彭澤令邑人為置生祠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虜聞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錦袍龜帶后自刺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召鸞臺侍郎復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天生四夷皆光王王封域之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

限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 所暨三代不能至者國家既已兼  
之詩人於薄伐於太原化行於江漢前代之追裔而我之域中  
過夏商遠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礪确  
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  
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傳曰與覆車同軌  
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  
費狃以變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杼軸空匱轉輸不絕行役既  
久怨曠者多上下不是恤則政不行政不行則害氣作害氣則作  
蟲螟生水旱起矣方今關東荐饑蜀漢流亡江淮而南賦斂不  
息人不本復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非淺所以然者皆貪

功方外耗竭中國也昔漢元帝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宦帝  
用魏相之議而棄車師田貞觀中克平九姓册拜李思摩為可  
汗使統諸部夷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  
人之役今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  
以統諸蕃建為可 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無轉運之  
苦損四鎮肥中國罷安東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要  
塞恒岱之鎮重而邊州之備豐矣且王者外寧容有內危陛下  
姑勅邊兵謹守備以逸勞待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  
便堅壁清野冠無所得自然深入有顛躓之患淺入無虜獲之  
益不數年二虜不討而服矣 請廢安東復高姓為君長省江

南轉饒以息民不見納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  
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衆莫  
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  
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  
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  
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  
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危矣文  
皇帝身蹈鋒鏑勤劳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  
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為後且姑侄與  
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二十五

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  
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敷請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  
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  
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告  
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  
言后雖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尋拜納言兼右政肅御史  
大夫突厥入趙定殺掠甚衆詔仁傑為河北道行軍元帥假以  
便宜突厥盡殺所得男女萬計由五回遁去仁傑追不能還  
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  
曰議者以為虜入寇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授偽官

更拜

或為招慰誠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為悔比緣軍興調發  
煩重傷破家產剔屋賣田人不為售又官吏 漁州縣科役督  
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 跡犬羊以圖賒死此君子所媿  
而小人之常民猶水也壅則為淵疏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  
性昔董卓之亂神氣播越卓已誅禽部曲無赦故事窮變生流  
毒京室此由恩不溥洽失其機先今員罪之伍潛竄山澤赦之  
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群盜緣茲聚結放臣以為邊鄙暫驚不足  
憂中土不寧可為患也夫持大國者不可以小治事廣者不可  
以细分人主所務弗檢常法願曲赦河北一不問罪詔可還除  
內史后幸三陽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眷禮卓異時無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二十六

輩者是時李楷固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大悅二  
人者卒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挫王師後降有  
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仕若貸死必感恩納節可以  
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授楷固左玉鈐衛大將  
軍燕國公賜姓武務整右武威衛將軍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  
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  
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  
垂未寧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務就令顧作以濟窮人既失  
農時是為棄本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費官又竭人力一方  
有離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贈文昌志

相謚曰文惠仁傑所薦進若張東之恒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為中興名臣始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中宗即位追贈司空睿宗義封梁國公子光嗣景暉

贊曰武后乘唐中衰操殺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傑蒙恥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東之等卒復唐室功盖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為名言

### 韓琦傳

宋史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父國華自有傳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授將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二十七

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琦獨滯筦庫衆以為非宜琦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內臣直批旨取無印可驗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泣始得受往往數日不至暴露廡下衙校以為病琦奏罷之曆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時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在中書罕所建明琦連疏其過四人同日罷又請停降抑僥倖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患前後七十餘疏王曾為相謂之曰今言者不激則多畏顧何補上德如君可謂切而不迓矣曾聞望方崇罕所獎琦聞語益

自信權知制誥益利歲饑體量安撫使異時郡縣督賦調繁  
急市上供綺繡諸物不予直琦為緩調蠲給之逐貪殘不職吏  
汰冗役數百活饑者九十萬趙元昊反琦適自蜀歸論西師形  
勢甚悉即命為陝西安撫使劉平與賊戰敗為所執時宰入他  
誣收繫平子弟琦辨其寃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為經略安  
撫招討使詔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  
昊遂鎮戎寇琦畫攻守二策馳入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者難  
之琦曰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為  
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行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情破  
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既還營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二十八

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 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  
令自懷遠城 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  
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為賊  
誘沒於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  
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知秦州尋復之會四路置帥以琦  
兼秦鳳經略招討安撫使慶歷二年與三帥皆換觀察使范仲  
淹龐籍王沿不肯拜琦獨受不辭未幾還舊職為陝西四路經  
畧安撫招討使屯涇川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  
之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范東兵從宿衛來不習勞苦  
倚奏增士兵以代戍建德順軍以脩蕭關鳴沙之道方謀取橫

心歸

山規河南而元昊稱臣召為樞密副使元昊契丹介為援強邀索無厭宰相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脩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繼又陳揅弊八事欲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討平羣盜張海郭邈山禁卒羸老不任用者悉汰之盡修鄜延城障湏敵悉歸所侵地乃許和歸陳西北四策以為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之計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 事屬中書亦指其陳實

同列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二十九

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內人望同時登用中外跂想其勳業仲淹等亦以天下為己任群小不使之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為辨析不報尹洙與劉滄爭

水城

洛琦事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諸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

州成德軍定州兼安撫使進大學士又加觀文殿學士初定州兵狃平貝州功需賞 出怨言至欲譟城下琦聞之以為不治且亂用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死攻戰則賞賻其家籍

孤其

發既廩之威恩並行又倣古三陣法日月訓齊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京師發龍虎猛卒戍保州在道為人害至定琦不遣易素 者使之北又振活饑民數百萬璽書 激鄰道視

留悉

以為準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承受廖浩然怙中貴勢貪恣  
既誣逐前帥李昭亮所為益不法琦奏還之帝命鞭諸本省  
冒占天地廟地琦召其酋豪示以曩日彼所求修廟檄無以對  
遂歸我斥地既又侵耕陽武砦地琦鑿塹設石以限之始潘美  
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恣內徙而空寨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大  
山之北多廢壤琦以為皆良田今棄不耕足以資敵將皆為  
所有矣遂請距北界十里為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  
至九千六百頃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為三司使未至迎  
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  
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帝既連失三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三十

王自至和中得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  
為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至  
是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  
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  
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  
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  
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  
昇歐陽修拯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  
所啟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  
議當出自聖 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

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盖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卧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為皇子明年英宗嗣位以琦為仁宗山陵使加門下侍郎進封魏國公琦既輔英宗門人親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為天下計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英宗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三十一

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琦與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修亦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久之而罷後數日琦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也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及疾愈琦請乘輿因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乃安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

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誥之必服既而諒祚上表謝帝顧琦曰一如所料帝寢疾琦入問起居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即召學士草制立穎王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為英宗山陵使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為跋扈琦請去帝為黜陶永厚陵復土琦不復入中書堅辭位除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賜興道坊宅一區擢其子忠彥秘校理琦辭西鎮乃但領淮南會种諤擅取綏州西邊傲優改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言邊臣肆意妄作棄約基亂願召二府亟決之琦入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三十二

議帝召之琦曰臣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不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為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復有劾臣如陶者則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猶未知朕意耶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言賊既如此綏令不可棄樞密院以初議詰之琦具其故卒存之熙寧元年七月復請相州以歸河北地震河決徙判大名府充安撫使得便宜從事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出䟽以示宰臣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明日稱疾不出當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

前議益堅琦又懇奏安石下之條例司令其屬疏駁刊石頒文  
下琦請辨愈切不克從於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安石  
欲沮琦即從之六年還判相州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  
奏言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似不大敵為恤以彼見形生疑  
必謂我有圖復燕南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端所以致  
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絕朝貢乃因商舶誘之使來丹契  
知之必謂將圖我以一也 雖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  
必謂行將及我二也遍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番騎也 三  
剋團保甲四也築城鑿池五也置請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  
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七將七也契丹素為敵 國因事起疑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三十三

不得不然臣昔年論青苗錢事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  
大戮自此聞法新日下不敢復言今親被詔問事係安危言及  
而隱死有餘罪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  
聚財積穀募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錢使民出利  
為免役之法次第取錢迨至市易務而小商細民無所措手新  
置目下更置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  
農怨於畎畝商嘆於道路長吏不安於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  
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邦本困搖眾心離怨此則為陛下  
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興作  
乃修脩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

隳累世之好以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  
選賢任能疏遠奸諛進用忠輒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果其  
自敗盟則可以振威武恢復故疆據累朝之宿憤矣疏上會安  
石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七百里論者惜之八年餘  
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於治所  
馬皆驚帝發哀苑中哭之慟輟朝三日賜銀三千兩絹三千匹  
發兩河卒為治塚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勲贈書令謚  
曰忠獻配享英宗廟庭常令其子若孫一人官於相以護邱墓  
故事三省長官惟尚書令為尤重贈者必兼他官至琦乃單贈  
後又詔雖當追策不復更加師保蓋貴之也琦早有盛名識量

英偉臨事喜愠不見於色論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  
為學士臨邊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為韓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  
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逢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諫  
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為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嘆曰  
是何言也今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  
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在魏都久遼使每過移 必書  
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即命工  
圖之其見重於外國也如此琦天資朴忠折節下士無賤貴禮  
之如一尤以獎拔人材為急倘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  
之故得人為多選飭羣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請第顧義所

在無適莫心在相位時王安石有盛名或以為可用琦獨不然之及守相陞辭神宗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上不答其鎮大名也魏人為立生祠相人愛之如父母有聞訟轉相勸止曰勿吾侍中也輿富弼齊名號稱賢相人謂之富韓云徽宗追論琦之策勲贈魏郡王子五人忠彥端彥純彥粹彥嘉彥論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陽修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如於太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豈不信哉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三十五

范仲淹

宋史

范仲淹字希文唐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江南遂為蘇州吳縣人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廼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繼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為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監泰州西溪塩稅遷大丞徙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寘府學上書詣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為祕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

寺理

多從質問為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俸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後世法為並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陟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修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内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為忠太后崩召為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三十六

受遣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為

中 詔

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誥以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參決

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毋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

后 太

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

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問曰宮掖中

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之

且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掾 十

事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

揖宰相 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

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人興作未就尋徙

明州轉運使奏留仲淹以備其役許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吏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簡曰此仲淹迂濶之論也仲淹迺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殿中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三十七

侍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於是秘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况前所言者在

陛下

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既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仲淹師友且嘗薦已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修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偕不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既去士大夫為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宰相張士遜曰向乏仲淹為其密請建立皇太子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敕仲淹在饒州歲餘徙潤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呂為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

直學士以副 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釋前憾仲淹煩首謝臣曰  
鄉論盖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  
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  
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冠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  
人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聞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為六  
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  
砦既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  
市以通有無人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同華中  
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  
詔以為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

師暴露不如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也况邊備漸修師出  
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  
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  
絕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效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  
兵營田為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矣拓疆禦寇  
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  
亡定堡障通赤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  
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為書戒諭之會任福敗  
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為不當  
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郎

知耀州徙慶州遷左司郎中為環慶路經畧安撫緣邊招討使  
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首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  
尋露仲淹以其反復不常也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  
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若讎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  
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為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  
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  
大人老幼入保本砦官為給食即不入砦本家罰羊二全族不  
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為漢用矣改邠州觀察使  
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為龍  
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為伍第恐為賊輕矣辭不拜慶之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三十九

西北馬舖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  
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  
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順城是也賊覺  
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己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  
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明珠滅臧勁兵數萬仲淹  
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  
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  
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葫蘆衆泉為保障以斷賊路  
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  
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

葫蘆

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仲淹以兵出無功辭不敢受命詔不聽時已命文彥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廣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辦可集涇州一武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四十

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

琦聲

龐籍分領之仲淹與韓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師秦宗諒帥慶張沆帥渭仲淹為將號令明白爰撫士卒諸羌來者雄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弱不任事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才請舉正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路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不得誅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

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

皇 淹 92

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丈善者不遷內外

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

度幾考績之法矣二曰 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

郎 正

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

任館 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

名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

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慶等 選 官吹笛人守本

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

院 密

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尾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四十一

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

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

官 外

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為善耶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

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卜諸

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

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隳廢者可興矣七

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疆壯為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

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

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真於法別遣使按視其

所當行者所在無廢裕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

也行之未幾旋即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為制敕行下命令不至數變更矣十日減徭役戶口耗少而佚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為鎮併使州兩院為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為不可而止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宮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群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條例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主之職非治法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四十二

官流內詮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罰重輕事有利害者並從輔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請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衆等皆不可久之乃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初仲淹以忤呂夷臣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以為治中外相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為己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憲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濶大論者以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于之恩薄磨勸之法

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仲淹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遣邊將麟州新羅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為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罷權酷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比去攻者益急仲淹自請罷政事廼以為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為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穎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賜兵部尚書謚文正初仲淹病帝嘗使遣贈藥存問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帝親書其碑曰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四十三

褒賢之碑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賔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義士多出其門下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為嘆息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書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二日而去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

純粹字德儒以蔭遷至贊善大夫檢正中書刑房與同列有争出知滕縣遷提舉成都諸路茶場元豐中為陝西轉運判官時五路出師伐西夏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李憲出熙河神諤出鄜延王中正出河東遵裕怒昌祚後期欲按誅之昌祚

憂患病卧其麾下皆憤焉纯粹恐兩軍不協致生他變勸遵裕往問昌祚疾其難遂解神宗責諸將無功謀欲再舉纯粹奏關陝事力单竭公私大困若復加騷動根本可憂異時言者必職臣是咎臣寧受盡言之罪于今日不忍默默以貽後悔神宗納之進為副使吳居厚為京東轉運使數獻羨賦神宗將以徐州大錢二十萬緡助陝西纯粹語其僚曰吾部雖急忍復取此膏血之餘即奏本路得錢誠為利自徐至邊勞費甚矣懇辭弗受人為右司郎中哲宗立居厚敗命纯粹以直龍圖閣往代之盡革其苛政時蘇軾自登州召還纯粹與軾同建募投之議軾謂纯粹講此事尤為精詳復代兄纯仁知慶州時與夏議分疆

純界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四十四

粹請棄所取夏地曰争地未棄則邊隙無時可除如河東之

蘆葭

吳堡鄜延之未脂羲合浮圖環慶之安疆深在夏境於漢界地利形勢畧無所益而蘭會之地耗蠹尤深不可不棄所言皆略施行纯粹又言諸路策舊制也應自徐禧罷策應若夏兵大舉一路攻圍力有不勝而隣路拱手坐觀其不拔者幸爾今宜修明戰守救援之法朝廷是之及夏侵涇原纯粹遣將曲珍救之曰本道建應援牽之策制臣子之義忘軀殉國無謂鄰路被寇非我職也曲珍即日疾馳三百里破之於曲律擣橫山夏衆遁去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再任召為戶部侍郎又出知延州紹聖初哲宗親政用事者欲開邊釁御郭知章史遂論纯粹元

祐棄地事降直龍圖閣明年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章惇蔡  
卞經略西夏疑純粹不與共事改知州歷河南府滑州旋以  
元祐黨人奪職知均州徽宗立知信州復故職知太原加龍  
圖閣直學士監臨延州改知永興軍尋以言者落職知金州提  
舉鴻慶宮又謫常州別駕鄂州安置錮子弟不得擅入都會  
領祠久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清宮黨禁解復徽猷閣待制  
致仕卒年七十餘純粹沉毅有幹畧才應時須嘗論賣官之濫  
以為國法固許進納取官然未嘗聽其理選今西北三路許納  
三千二百緡買齊郎四千六百緡買供奉職並免試注官夫天  
下士夫服勤至於垂死不露世恩其富民滑商捐錢千萬則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四五

可任三子切為朝廷惜之疏上不聽凡論事剴切至此

純仁字堯夫其始生之夕母李氏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裙得之

遂生純仁資警悟八歲能授書以父任為太常寺太祝中

皇祐元年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葛又不往仲

淹曰汝昔日以遠為言今近矣復何辭純仁曰豈可重於祿食

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遂養焉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

孫復石介李訢之徒純仁皆與從游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置

燈帳中帳頂如墨色仲淹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兄

純祐有心疾奉之如父藥膳居服皆躬親時節之賈昌朝守北

都請幕府以兄辭宋庠薦試館職謝曰輦轂之下非兄養疾

地也富弼責之曰臺閣之任豈易得何庸如此卒不就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刑輕者視所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慕後呼為著作林兄死塋洛陽韓琦富弼貽書洛尹使助其葬既塋尹訝不先聞純仁曰私室力足辦豈宜恩公為哉簽書許許觀察判官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地不不初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耶白其事於上初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時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內賈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俟食闕時吾為糴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四十六

縣皆饑獨境內民不知也治平中擢江東轉運判官召入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修等議尊崇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追贈期親尊屬故事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為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不聽純仁還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為皇夫人為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柰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為權臣矯託地之非人主自安計尋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已遂通判安川陞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

儲粗脩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為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為他日意外之患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變祖宗法度培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神宗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神宗嘉納之曰卿善事宜為朕條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神宗切於求治多延見踈逖小臣資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貪近昧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四十七

遠願加深察富弼在相位稱疾家居純仁言弼受三朝眷倚當自任天下之重而恤已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二者胥失弼與先臣素厚臣在諫省不敢私謁以致忠告願示以此章使其自省又論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薛及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効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為之培克生靈欽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則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劉琦錢顛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

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敝不可頓革儻欲事功亟就必為儉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其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請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純仁沮格因讒者遣使欲摭摭私事不能得使者以他事鞭傷傳言者屬官喜謂純仁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純仁既不奏使者之過亦不祈言者之非後竟坐失

察僚佐燕游左遷知和州徙邢未州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今可謂世職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神宗有功名之心即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爰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攘願別謀帥臣神宗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為朕悉心耳遂行秦中方饑擅發常平粟賑貸僚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謗其所全活不實上遣使按視會杖大稔民謹曰公實活我忍累公耶晝夜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邠寧間有叢塚使者曰全活不實之罪於此得矣發冢籍骸上之詔

本路監司窮治迺前帥楚建中所封也朝廷治建中罪純仁上疏言建中守法申請間不免有殍死者已坐罪罷去今緣按臣而及建中是一罪再刑也建中猶贖銅三十斤環州種古執熟羌為盜流南方過慶呼冤純仁以屬吏實非盜也古避罪調訟詔御史治於寧州純仁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於河者獄成古以誣告謫亦加純仁以他過黜知信陽軍移齊州齊俗兇悍人輕為盜劫或謂此嚴治之猶不能戢公以一寬恐不勝其治矣純仁曰寬出於性若強猛則不能持久矣猛而不久以治凶民取玩之道也有西司理院繫囚常滿皆屠販盜竊而督償者純仁曰此何不保外使輸納耶通判曰此釋之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四十九

復紊官司往往待其以疾死於獄中是與民除害爾純仁曰法不至死以情殺之豈理也耶盡呼至庭下訓使自新即釋去期歲盜減比年大半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為勝事復知河中諸路閱保甲妨農論救甚力錄事參軍宋儋年暴死純仁使子弟視喪小殮口鼻血出純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姦因會實毒鼈肉中純仁問食肉在第幾巡曰豈有中毒既而尚能終席者乎再訊之則儋年素不食鼈其曰毒鼈肉者蓋妾與吏欲為變獄張本以逃死爾實儋年醉歸毒於酒而殺之遂正其罪哲宋立復直龍圖閣知慶州

召為

右諫議大夫以親嫌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為政時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公虚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恃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令安石以富貴哉又云熙寧按問自受之法既已行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初古因誣純仁停任至是純仁薦為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五十

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為其子孫所訟寧論曲直哉元祐初進吏部尚書數日同知樞密院事初純仁與議西夏請罷兵棄地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一漢人予十縑事皆施行邊俘鬼章以獻純仁請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議者欲執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後又欲官之純仁後固爭然鬼章子卒不至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而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其私情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已純仁言臣嘗為日誣奏坐黜則向所陳為綰也左降不宜錄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嘉納因下詔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學士蘇軾以發策問為言者所攻韓維無

名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奏軾無罪維畫心國家不可因譖黜  
官及王覲言事忤旨純仁念朋黨將熾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  
簾前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  
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歷柄  
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  
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  
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以進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車  
蓋亭詩以為謗宣仁后上之諫官欲真於典憲執政右其說  
仁與左丞王存以為不可爭之未定聞太師文彥博欲貶於嶺  
嶠純仁謂左相呂文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五十一

輩聞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新州命下純仁於宣仁  
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  
誅竄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為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  
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又與王存諫於  
退而上疏其略云盖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  
父子至親主於恕而已若處之必死之地則恐傷思確卒貶新  
州大防奏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  
善人遂上疏曰朋黨之起盖因趣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  
疑為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  
之安日親以至真偽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率由此也至

如王

人異我者

哲宗

之過

安石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為能  
後來柄臣固合永為商鑑今蔡確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臣  
聞孔子取直曰諸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而可以化  
枉邪為善人不仁者自當屏迹矣何須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  
化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  
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踰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其境  
土狹民衆惜地不葬純仁遣僚屬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葬  
者三千餘又推之一路葬以萬數計夏人犯境朝廷欲罪將吏  
純人自引咎求貶秩有詔貶官一等徙河南府再徙潁昌詔還  
復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簾中諭曰或謂卿必先用引王覲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五十二

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  
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將再入也楊畏不悅嘗有言純仁  
不知至是大防約畏為助欲引為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  
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公耶純仁始知之後畏叛  
大防凡有以害大防者無所不至宣仁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  
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后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毋道明肅上  
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崩后  
哲宗親政純仁乞避位哲宗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  
可為朕留之且趨入見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對曰先帝愛民  
之意本深但恐王安立石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使激切以致害

民退而上疏其要以為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是時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官亦多不由追擬純仁言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臯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又羣小宣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成薄俗蘇軾論殿試策問引漢昭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呵叱奴僕右丞鄧潤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五十三

甫越次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敝敝則當改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事論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為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職知汝州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告詞訕謗先帝黜知英州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也御史來之邵言高士敦任成都鈐轄日不法事及蘇軾所謫太進純仁言之邵為成都監司士敦有犯自當按發轍與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亦無糾正今乃繼有

二奏其情可知純仁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  
純仁所出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  
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耶哲宗既召章惇  
為相純仁堅請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穎昌府  
入辭哲宗曰卿不肯為朕留雖在外於時政有見宜悉以聞毋  
事形迹徙河南府又徙陳州初哲宗嘗言貶謫之人殆似永廢  
純仁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既而呂大防等竄嶺表  
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而憂  
情欲齋戒上疏中理之所親勸以勿為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  
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曰所繫大矣不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五十四

然死亦何憾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  
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與大防等共事多排斥陛下之  
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為貶謫  
不出里居臣向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常  
軫聖念今趙彥若已死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  
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詆為同罪落職知隨州明  
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  
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  
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每戒  
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

所舟覆扶純仁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既至永韓維責均州其子訢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為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惜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居三年徽宗即位欽聖顯肅后同聽政即日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何如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道除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充太一宮使詔之有曰豈唯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論嘉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五十五

謀日聞忠告純仁以疾捧詔而泣上 用我矣死有餘責徽宗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覲仍宣渴見之意純仁乞歸許養疾徽宗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遂遣上醫視疾疾小愈<sup>所</sup>以得冠帔改服色酬醫詔賜醫章服令以冠帔與族姪疾革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為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略云盖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人買明日熟寐而卒年七十五 賻白金三千兩敕許洛官

給其葬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光踈族沒之日幼子五五孫猶未官嘗曰吾生平所學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戒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為者亦君是爾豈不在人耶弟純粹在陝純仁慮其於西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五十六

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邦校勝非不唯可勝兼亦不足勝不唯不足勝雖勝亦非也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有文集五十卷行於世子正平正思

論曰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諸賢無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遺宰相書極論天下宰他日為政盡行其言諸葛孔明草廬始見昭烈數語生平事業備見於是豪傑自知之審類如是乎攷其當朝雖不能久然先憂後樂之志海內固已信其有宏毅之器足任斯責使究其所欲為豈讓古人哉純仁但過其父而幾有父風元祐建議政熙豐太急純仁

揀蔡確一事所謂謀國甚遠當世若從其言元祐黨錮之禍不  
至若是烈也仲淹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  
畧知子孰與哉